

◆民间遗存

安庆的饺子

李敏慧

安庆在长江北岸，饺子不是主食，却长进了日子里头。

安庆饺子讲究三样：皮薄、馅鲜、汤清。不像北方饺子那么敦实，安庆人吃的是原汁原味。老城区大南门街那几间饺子店，都传了三代往上。凌晨四点，满城还在睡，店里灯就亮了。和面、剁馅，忙活的多是上了岁数的人。他们至今还用石磨磨面，只有石磨悠悠悠转出来的面，才留得住麦子那股子香。

饺子在安庆，不光是吃食。

过年包饺子，家家得捏几个“元宝饺”，样子像老银锭，讨个财源广进的彩头。还有“送行饺”——长江边上的日子，总有人要出远门。临行前那顿饭，必是饺子。饺子弯弯的，像月牙，取“弯弯顺”的意思，盼着一路顺当。这老规矩留到今天，火车汽车替代了木船，可送行的人还是愿意包一顿饺子，把说不出的牵挂，都包进去。

奶奶给我讲过一只饺子的故事。1950年代，爷爷报名支援边疆，临走前的晚商，奶奶包了整整一夜的饺子，有一只格外大，里头没包钱，塞了张纸条，写着四个字：“等你回来。”爷爷这一去就是八年，最难的日子，他总会想起那只饺子和那四个字，他在心里念了一辈子。

想看透安庆的饺子，得住老巷子里走。

倒扒狮街热闹，拐进旁边的小巷就静了，空气里飘着饺香。大南门的胡记，是安庆饺

子的活化石。门面不起眼，开了快一百年。第三代掌柜胡师傅，还守着老规矩：饺子现包现煮。他家的江虾鲜肉饺，用早上刚从江边拎回来的活江虾，手工剥壳取肉，配三分肥七分瘦的黑猪肉，只搁一点姜末和本地香油。胡师傅话不多，常说：“饺子不在花样多，在人心里诚不诚。”

菱湖公园那边，傍晚常有挑担子卖饺子的。一位老人，担子一头是火炉，一头是碗筷。他包的饺子小巧，一碗十五只，汤是鱼骨熬的，清亮亮一碗，撒把葱花，搁点胡椒，喝一口，许多安庆人小时候的味道就回来了。

时代在变，饺子也跟着变。年轻厨师往饺子里包新东西：岳西黑猪肉、太湖山芋粉皮、宿松银鱼……一家酒店的大厨琢磨出“江景三鲜饺”，把长江刀鱼、江虾和河蚌包一块儿，汤底是鸡汤吊的，老手艺有了新模样。这道饺子出了名，外地人专程来尝。

更让人高兴的是，安庆饺子的手艺进了职业学校。学子们边学边拍短视频，有个“90后”小伙教人包饺子，引来几十万人看。老手艺就这么传下去了。

有人问我，安庆饺子到底好在哪？

我想了想：皮薄有嚼劲，像安庆人的性子，外头温和，里头有韧劲。汤清爽不寡淡，像这地方的人，什么都能容。馅鲜而不腻，是徽州人对食材的敬重，一直没丢。

饺子在安庆，早不只是饺子了。过年团圆，有它；送人远行，有它；想家了，还是它。一只饺子包进去的，是一家人的聚散，是一代代人的念想。



锦徽 周文静 摄

◆生活流水

一支舞蹈一支花

韩焯

在宿松县文化馆文艺部工作，一晃就是五年。身边人总说“天天跳舞多快活”，只有我知道，基层的舞蹈梦，是踩着泥土、裹着汗水，一点点焐热的。

刚接手工作时，我满脑子都是专业舞蹈房的镜面、把杆，可现实给了我一记软钉子。第一次组织公益舞蹈班，来了三十多个人，年龄从五十出头到六十多岁，大多是没接触过舞蹈的普通群众。有带着孙子来的阿姨，练着动作还要时不时回头看孩子；有干完活刚回来的大姐，裤脚还沾着泥点就跟着比划；有几位退休老师，倒是认真，可身体柔韧性早已跟不上节奏。我教的第一个动作是秧歌“十字步”，本以为简单，可有人踢得像踩石头，有人手脚完全不协调，手甩得像赶苍蝇。我耐着性子分解示范，用通俗话引导，一节课下来，嗓子哑了，腿也酸了，可真正能跟上节奏的没几个人。

最让人头疼的是排练场地和设备。文化馆的排练厅是间老房子，冬天漏风，夏天闷热，地板特别滑，我生怕学员摔倒。有次备战全省广场舞展演，要排《扇舞秋韵》，二十多个人挤在小厅里，转身都要小心翼翼。没有专业音响，就用老式音响，声音时大时小；服装道具得自己动手改，阿姨们你一针我一线，把普通的演出服改成贴合宿松文化特色的样式。更难的是时间协调，学员们不是要种地、看孩子，就是要上班，排练只能放在晚上和周末。张大姐为了不耽误排练，提前把晚饭做好给家人留着，自己啃个馒头就赶来，有次崴了脚，贴块膏药照样坚持，说“不能拖大家后腿”。看着她们忍着疼、流着汗还满脸笑容，我心里又酸又暖。

原创编排更是难上加难。基层舞蹈不能脱离群众，又要有新意，还要融入本土文化。为文艺轻骑兵编采茶舞，我跑到乡镇的茶园，看茶农采茶的動作，听当地的采茶调，可编出来的动作要么太专业，学员学不会，要么太简单，没艺术感。反复改了十几遍，还是不满意。后来我干脆和学员们一起琢磨，把她们日常劳作的动作融入舞蹈，比如采茶的提手、筛茶的转身，再配上宿松的民间音乐，反而有了独特的韵味。当舞台上的灯光亮起，学员们踩着熟悉的节奏起舞，台下响起掌声时，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。

这五年里，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瞬间：为了一个队形，大家在寒风里反复排练；为了纠正一个动作，阿姨们对着手机视频一遍遍模仿；为了上台演出，放弃玩耍时间刻苦练习。也遇到过不少委屈：有人觉得舞蹈是“瞎比划”，不理解我们的工作；有演出因为天气不好取消，大家的心血白费；有原创作品不被认可，只能默默修改。有时候累得不想动，看着排练厅里那些认真的身影，又咬牙坚持下来。

如今，看着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文化馆学舞蹈，看着我排的《花影吹笙》入选安庆市群星奖优秀作品，看着乡村的舞台上也能跳出有模有样的舞蹈，我忽然明白，基层舞蹈工作的不易，从来都不是孤军奋战。那些泥土里的坚持，那些烟火中的热爱，那些不为人知的付出，都在慢慢开花结果。

◆动物脸谱

喜鹊和阿胤

刘羽

斗水小学背后的山丘，块头不大，栖着几窝喜鹊。冬天来了，山丘草荒枝枯，喜鹊们闲闲无事，就绕着学堂，低低地飞。春天来了，煦气升腾，花红叶大，它们又绕着学堂，低低地飞。有时停在操场上，黑衣白领，旁若无人。有时站在高高的旗杆上，骄傲睥睨的样子，令人生气。有时干脆一溜儿蹲坐在屋脊上，望着下头那条灰白的沙石路，路上小小的行人、车辆，比如张三、李四、王五、郑六，喜鹊们摇摇头，伸伸爪，叽叽喳喳，闲扯着人和鸟的家长里短。那些喜鹊生得可真大，头尾长近半米，扑棱棱一飞，扇出的影儿都乌泱泱的。它们吃孩子们午饭时掉下的米粒儿、馍渣，日子久了，就胖得有点丢人。孩子们也坦然，不觉得有什么稀奇，仿佛喜鹊本就是学堂里的人，也因此常被孩子们写进稚嫩的作文，在田字格里绅士般踱着方步，或者调皮地玩斗鸡、捉猫猫的游戏。

喜鹊们闲扯的对象，应该有阿胤的奶奶和阿胤。

阿胤的奶奶节俭，冬日里常把剩饭剩菜摊在学校宿舍屋顶上，晒干好带回家喂牲口。那些喜鹊机灵得很，瞅见没人，便扑下来啄食。老太太气得跺脚，挥着手臂拉长音骂：“发——瘟——滴——”那声调悠悠的，不像骂，倒像唱

山歌。

阿胤是汪老师的女儿，才两岁多，眼珠子黑溜溜的，比喜鹊还精明。她不会说话时，就被妈妈带到学校；会走了，就满院子疯跑，奶奶追也追不上。有一回中午，奶奶远远地喊：“阿胤呐，困醒（方言，睡觉）喽——”她假装听不见，小身子一扭一扭，不情愿地“哼”了一声。我正抱着书去上课，路过她身边，便学着她奶奶的腔调逗她：“困醒喽——阿胤呐——”她忽然站住，眼睛咕噜一转，冲我贼兮兮地笑起来。那时她还不会说话呢，竟已晓得这是在同她闹着玩。

后来她会说话了，每天放学，就趴在学堂的大铁门边，软软地朝我挥手，喊：“刘羽阿姨，明天要回来哦——”她以为学校就是她的家。她从几个月大就在这儿，每个老师都是她的姑姑、阿姨、伯伯。连食堂还没成家的大师傅，也常被她哄得高高高兴，用木头给她削了许多小玩意儿。

喜鹊似乎觉得阿胤比它们还小一点，偶尔可以欺负一下。有一次黄昏放学后，我看见花衣服的阿胤，被一群喜鹊围在操场中间，她蹒跚向哪儿，喜鹊就跟到哪儿。但阿胤也不怕，像赶小鸡一样，嘴里呼哧呼哧的，两只小手往两边挥，像是要把夕阳和喜鹊都赶回山窝子去。

斗水小学的喜鹊，为何只是冬春两季在校园里溜达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冬季校园好觅食，可以理解。但夏秋两季呢，是不是山里虫儿和硕果让它们吃饱吃嗨了。真是些没良心的小家伙！

我离开斗水小学几个月了。想必山丘上的喜鹊窝，在风里仍静悄悄的。阿胤在院子里跑，喜鹊在天上飞。他们都在那片小小的天地里，好吧，莫打扰，就让他们自个儿长自个儿的。

